

中国年

安康年

幸福年

「新」年来了

黄振琼

进入腊月,时间过得飞快,乡村的气象也陡然变得丰盛。随着小寒、腊八、大寒、三九、四九这些属于腊月的标配节点一波一推,人们的精力愈加饱满,脚步愈加匆忙,笑脸愈加灿烂,打招呼的声音愈加欢悦绵长。于是,山村的空气里慢慢有了拐枣干酒的清香,有了红苕粉条如帘的荡漾,有了熏腊肉、灌香肠、烘豆腐干子,这些只有在寒冬腊月才有的景象,这些因了过年更欢喜的忙碌,无时无刻不在提醒:新年,就要来了。

根柱妈比平时跑得欢实了许多。趁晚上气温零下,挂了一夜粉条,满满一场的粉帘,已结上厚厚的冰凌。一千多斤呐!由于销路不错,这是今冬第三挂挂粉。今年应该是根柱妈这辈子最开心喜悦的一年吧,根柱不仅完婚成家,还回来发展产业了,在她的观念里,这样人家才像个家嘛。35岁的根柱,原来一直在外务工,年初走时单身一人,年底回来一人,钱挣多少才是个够呢?找媳妇才是大事。根柱妈都愁出了病。其实,好事要来,门板都挡不住,去年在火车上,根柱看到一个女子的行李箱把手坏了,就使出牛劲儿给帮忙搬出站台,谁料竟由此而结缘了爱情。爱情的巨大力量,使得根柱重新规划了人生,他说,有媳妇了,谁还在外头跑啊。就回到老家,栽了20多亩红苕,喂了十头猪,近百只鸡,老妈老爸乐颠颠听他调配,村里的几个闲置劳力,也有了用武之地。沉寂多年的石家院子,今年很是热闹,从入冬开始,打苕粉、挂粉条,不断有乡邻上门购买,他还三天两头给市消费扶贫馆送货,忙啊。这几天,他就杀鸡,根柱妈才开始去给丈母娘家腌腊,那咱一定要把土特产多寄些,不能显得寒酸。”她又身子前斜,凑到对方耳朵上,大声说:“根柱媳妇八个月了,快了。”

徐大强今年也特别看重过年,这几天连续进账,大包小包已经置办了不少东西。那他现在背着背篓来这么早干啥?还拿了扫帚。原来,下一趟他儿子要上便车给捎些年货,他就早早来接。他是村里的护路员,这不快过年了嘛,得把路上扫干净,给走亲访友的人留个好印象。作为护路员,他平时只要看到公路上落了落叶杂草,就主动打扫,很是尽职尽责。他腿脚不便,走路跛跳,平时说话非常结巴,但在说“共产党政策好,共产党太好了”这些话时,很流利,很流畅。脱贫攻坚那些年,产业、住房、教育、健康、低保等帮扶政策,他家几乎都享受到了。他老婆秀儿智力低下,但他两个儿子很优秀,大儿子医学院毕业当医生,今年夏天结婚,在婚礼仪式敬茶环节,儿媳喊秀儿“妈”。秀儿一头站起来也跟根柱大声喊“妈”,让人又惊又吓。谁知儿媳轻轻把婆婆秀儿扶在座位上,把茶杯端到秀儿嘴边,说:“妈,您喝茶!”秀儿喝了茶,笑得很开心。聪慧儿媳的柔和之举,赢得阵阵掌声。偶尔有人开那天秀儿喊妈的玩笑,徐大强就说:“儿不嫌母丑,狗不嫌家贫嘛,我儿子命好,找了个好女子。”徐大强虽然身有残疾,但生活乐观,热心助人,邻居谁有个啥头疼脑热的,他就给儿子打电话,问买啥药。他经常说,人这辈子嘛,就是你帮我,我帮你,日子慢慢就过好了嘛。他早已给邻居们宣告,今年娃们都回来看年呢,咋说也得好好准备一下,如果疫情消除了,我就接你们来屋里喝酒。

年末岁首,我们照例要去走访看望留守老人和监测户。没想到在村集贸市场遇到了马拴子。我正走路,忽然肩膀被人猛地拽住,吓得赶紧往

回扯,但被拖得更牢,只见这人用另一只手迅速在竹篮里抓东西朝袋子装,说:“这是我自家磨的,你要拿着!”啊,是马拴子?他竟然在卖魔芋!这情景不是一般地让人吃惊!怎么说呢,跟他打交道的这几年,真是没让我们消停过呀。起因是在最初享受住房政策方面,他选的是易地搬迁,拿了新房钥匙,人都住进去了,他却强烈反悔,从此对我们的态度就变糟了。记得有一次,他来村委会说事情,竟然暗中开着手机录音,说要作为证据去上访——如此缺乏诚信,真是让人伤心。尽管如此,我们不可能跟他计较,他本质不坏,不是懒人,也不是恶人,他的家境和困难是真实的。在他凌乱的屋里,我们听到过他妻子的呻吟,看到过他们清寡简陋的餐饭,屋里屋外就靠他在撑着。所以,我们对他的帮扶和关爱没有丝毫减弱,动员他栽拐枣、种魔芋,督促新建了厕所;帮他收拾门前申请的烂棚柴垛,铺平场院;他媳妇重病晚期,是卫生小分队上门收治;还给门上挂大红灯笼,除夕看春晚;特别在引导他树立新思想新观念、学习了解政策、加强卫生习惯养成方面,苦口婆心、连喂带教、斗智斗勇,他是我们最放心不下的人,也是我们倾情最多的户。大家说,不奢望他能对我们和风细雨,真心希望他的生活慢慢好起来。

眼前的马拴子,穿着崭新的蓝夹克,发须整洁,面容干净,跟过去头发蓬乱、脸色憔悴、用狠话怼我们的那个形象,判若两人。他身穿竹笼子里,是瓷釉般青亮透明的魔芋块,已所剩不多,看来今天生意不错。这是一个多好的生活开端啊!他说:“你们知道,这就是院坝下面那块地里种的,长得好看。做魔芋简单,我会!晚上回去做好,早上儿子骑摩托把我送出来,快过年了,好卖力,两篮子二话没说就抢了。”听他絮絮地说,看他欢喜地笑,又想起他刚拂过,真情互暖啊,我心里热腾腾的。

要过年了,漂泊在外的游子们,想家了。我包联片区的小杨,他可能从有了回家过年的想法那天开始,就每天给我打电话,了解返乡疫情管控政策。通话时,他的心情时而欢喜,就称呼我为大姐;时而低落,就称呼我为领导。有一次他问:姐,我猜想,你们会不会来接我们这些在外务工人员回去过年?我特别理解他的心情。但是,我调不过来;领导:为了避免疫情风险,现在都提倡,鼓励就地过年。他的声音黯淡下去:听说,我知道了。有天晚上11点多,他来电咨询,明天可以到社区开回乡证明了,最后一声连声地“谢谢姐!谢谢领导!”从他的之前的情绪反应推测,这应该是欢喜至极的心境吧。

然而,还有很多想回家过年却无法如愿的人。我想起女儿前几天说“没有什么能阻止我回家过年的脚步”时的迫切和果决,她在预订春节机票的什么时间,就抢先订了,但是,在且走且观望中,最终因疫情形势所迫,不得不退了机票。这是我们家第一次面临各居两地的新年春节,也让我第一次感同身受了不同以往的牵挂、思念和泪水。短暂的情感风暴过后,我就理性而阳光地接受了现实:能合家团圆、欢度新年当然很好,但如果没在一起,也是以另一种组合、另一种方式、另一种心境,共迎新年啊,爱不减,祝福在,是不是也很好?偶尔变换一种形式,得以在比较中去体验、鉴别,感悟不一样的生活况味,从而会更加懂得珍惜,懂得团圆的难得和可贵,这也是一种收获吧。

无论身处何方,无论是亲人团聚,还是遥遥相望,其实,我们都相守在同一个土地、相伴在同一个大家庭——祖国母亲的怀抱里。幸福荡漾,希望无限,让我们绽放最美笑脸,送上最真诚的祝福,一起迎接新年的到来!

“跑”出幸福路

陈力

车在新正街上顺畅地行驶着,没有以往的拥堵。老周说:“最近,县城新增了车辆停车位,街道旁的小区取了车位,车辆通行更加顺畅。我的‘跑’之路也是越来越顺畅呢!”我知道,老周的感受是有原因的,他告诉我他已经有六七十年头了,对他的情况有了深入的了解。老周本名周自卫,1975年出生在三阳镇九里村,长期的劳累让他显得有些苍老。刚过四十就被人以“老周”相称。他当过代理厨师,外出做过矿、进过厂。为了照顾患病的母亲和上学的孩子,2008年他带着全家住进了县城。为了维持家庭生计,开始在县城打零工。他天生力气大,给商店或修理店帮忙背冰箱或者空调压缩机,有时背着东西一口气要爬六七层楼。2016年,没有事情干的时候,他偷偷摸摸地开始跑“黑车”,收入不高不说,还整天提心吊胆的。跑了不长的时间,他就被截住送往车管所。本来要受到处罚,运营管理部门考虑他家里的实际困难,对他减免了处罚不说,还悉心劝导他从事正规营运,从此他开始了出租车,开始“大摇大摆”地接送乘客。

对于开好出租车这个行当,老周有自己的想法,一方面要吃苦耐劳,另一方面要热情细心。同行的人都佩服老周,起得很早,收工也迟,肯下力气。老周自己说,休息时间要保证,晚上收工了就休息,中午还要抓紧时间睡一会儿。老周是个“自来熟”,乘客上车后不久,他就能找话题攀谈起来,不少乘客记下了他的联系方式,他的老乘客的东西多了,他帮忙搬着上下车;看到乘客不高兴,小孩子哭闹的,他“多嘴”劝上几句,帮忙哄几下;遇到外地乘客,他热心介绍好吃的地方和住的地方。老周说:“介绍好看像是个简单的活儿,但干好也不容易,手脚要勤,眼睛要活,心思要细,真心对待乘客,才能给自己带来好收入,好运气。”

2021年,老周跑出租车收入近7万元,家里的小日子也是红红火火。儿子在

中国矿业大学本科毕业后,继续在本校攻读硕士学位,学完靠助学贷款解决了,生活费基本不用他操心,有助学金和勤工俭学收入,还拿到了8000元的奖学金。女儿也上了高三,学习成绩相当不错,也有希望考上一所比较好的大学。患尿毒症多年的母亲身体状况还算平稳,一年透析花了十来万,报销下来自己花了两万来块。老周感慨道:“父亲2020年突然得病去世了,走得挺突然。母亲是多年的病,也不能悉心照顾,算是尽一点孝心吧。幸亏有党和国家的政策,日子再苦再累也不怕,只要平平安安、和和美美的,就是难得的大富大贵。平时把一天一天过好,就是过大年,过好年,过好年就是喜上加喜,多了团聚感和仪式感。”

下车回到家中,老周最后说的一番话却一直萦绕在我的耳旁,让我陷入沉思。没想到平时大大咧咧的老周,却觉悟高深、细腻,有着自己的生活智慧和生存哲学。靠着自己的重压,他没有逃避、没有抱怨,靠着一辆出租车,一天一天、一步步“跑”出幸福路。罗莎·卢森堡说过:“不管一切如何,你仍然要平静和愉快。生活就是这样,我们也必须这样对待生活,要勇敢、无畏,含着笑容——不管一切如何。”老周说不出这样的至理名言,但他确实做到了,用行动进行了很好的诠释。

女儿靠在了沙发上,看着动画片,吃着新鲜的草莓,边吃边还哼着儿歌。小孩子的幸福很简单,就是开心快乐。小孩子的玩具,就能高兴得跳起来。我透过阳台窗户,眺望着满城的璀璨灯火,心想临近新年团聚之时,家家其乐融融,小日子有惊喜,也有波折,但更多的是平淡幸福,真真切切,幸福就蕴藏在其中。

腊八节刚过,小弟提前打来预约电话:“哥,今年过年你们到新房子团年吗?”小弟刚在农村老家盖起一栋新楼房,说话的声音里,隔着手机屏幕都能感受到一股子春节喜庆气氛。我说:“好!一定来!”电话挂断瞬间,好像又突然想起什么似的,给小弟回拨了过去:“你还是把邀请信息发在群里吧。”

群是由大学刚毕业的外甥女仙仙建立的。除了她外公和三弟的正读小学的女儿发了微信邀请外,外甥女将她爸妈、三位舅舅舅妈以及他们姊妹四个都拉进群,还给群取一个温馨的名字:幸福小家。

不出所料,群里分成了三派意见:一派沉默,估计意思是哪儿都行;一派反对,以前均在老房子团年过年,何况老父亲健在。理由是老房子团年过好;一派赞成,新房建成不容易,过年得有个喜庆氛围。

是了,以前一直都在老房子团年过年,几十年未曾改变。记得我和二弟刚参加工作那会儿,农村土地到户已经十年,家家户户都过上红火日子。兄弟俩便相约打赌:年夜饭由我来做,初一的饭菜二弟做,兄弟俩轮流交替,各显神通——看看谁的饭菜做得好,得到的夸赞多?那时候的我们,平时在单位工作之余喜欢厨艺,每逢团年过年时,母亲在厨房打下手,兄弟俩接过迎子,轮番登场,大展身手。不碍辞旧迎新,鞭炮声响起,满碟满碗的菜香已经摆满餐桌。一盘盘荤素搭配、一碟碟凉热交替,一家人吃得嘴角上扬,喜不自禁,吃得一家人抹着嘴巴指指点点,评头论足。父亲脸上笑成一朵花,给兄弟俩都点赞。

后来,兄妹四人都相继成家有了孩子,除了三弟一家外,其余都在外安家。那时母亲尚在,每逢过年团聚时,兄妹三家,驾驶着擦得油光锃亮的摩托,齐刷刷地赶集似的回老家。老家顿时像炸开了锅:父亲早在门前的老梨树下上架起了秋千,又笑呵呵地在院坝上烧柴劈火,并不时大声招呼孩子们围拢烤火。看见母亲和三弟媳

围着围裙在厨房忙活,妹夫赶忙加入行列。三弟正准备贴春联,又不放心地扭头呼唤二弟,看看贴得是否正确?妹妹和嫂子坐在堂屋里摆放桌椅板凳,擦拭得干干净净,桌上堆满水果瓜子花生;大孩子不愿意在梨树下争抢糖果,索性跑去堂屋里将糖果塞进口袋里,或者捣梨坏,几个小的又急忙喊着,把他们逐一抱上树杈,不一会儿梨树上便传来哭喊声。

母亲去世后,虽然农村的年味稍稍减,但依然觉得喜庆温馨。每逢团年时,父亲和子女们如同约定好的,各司其职。变化的是平时宽阔的院坝上,被新轿车占领,显得一下子狭窄许多;妹夫在厨房里主厨,儿媳几个打下手;妹妹一个人在堂屋里收拾桌椅板凳,摆放糖果花生瓜子,并大声呼唤着孩子们过来吃,可孩子们却不为所动。秋千上空荡荡的,长大成人的孩子们坐在一起,要么低头各自看手机,要么头碰着头凑一起窃窃私语,小的好奇地跑过去偷听,结果被拧脸蛋或耳朵,疼得吱吱乱叫。妹夫准会站在厨房门口大喊:“谁吃你爷爷种的红薯,我烤得喷喷香啊!”随后哭声叫声戛然而止。

就在去年,洪涝灾害让三弟家房屋后面滑坡,屋里像在水中浸泡的小舟,三弟住的老屋变成危房。三弟媳妇又因为几年前的一场疾病住院,俗话说“救护车一响,一年猪白养;住上一次院,三年活白干;十年努力奔小康,一场大病全泡汤!”危难之际多亏政府的扶贫救助政策,让他家享受到农村低保。后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,又得到贫困户国家建房补助,三弟一家终于盖起新房,搬进新屋。

妹妹打来电话问我:“哥,你说怎么办呀?”我问妹妹:“你的意思呢?”妹妹回答:“现在生活条件好了,大家都不缺吃喝。只是新房盖起来了,就盼着咱们去捧个场,热闹喜庆一下。”我说:“好!这样吧,把你的意思发群里,我来评论。”

很快,群里收到了口径一致的回复:今年,在三弟家新房子团年。

新房新春新景

石昌林

